

#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经山历海》 描绘山海巨变的时代画卷

◎张瑞坤



著名导演杨亚洲执导，雷娟编剧，张国强、王丽坤、邹延威、侯岩松、高珑珂、刘芳毓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经山历海》于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圆满收官。该剧是继《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之后又一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剧。该剧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时代主题，讲述了性格直爽的市区干部吴小蒿为了梦想毅然报考柞坡镇副镇长，入职后与经验丰富的镇长贺丰收深入群众、扎根基层一起工作、奋斗的平凡故事。该剧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情怀的艺术创作手法，诉说了基层党员干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反映了基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情怀，书写出一部鲜活的时代基层史。

## 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电视剧《经山历海》以乡镇基层党员干部之间的互补共进关系为切入点，反映出基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情怀。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是党在基层执政的主体，是与群众接触最多、离群众最近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反映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面镜子。电视剧《经山历海》中的主人公吴小蒿和贺丰收任劳任怨、甘于奉献，为柞坡镇的发展按下“快捷键”。电视剧塑造了一群饱满的基层人物，吴小蒿、贺丰收等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的缩影，正是这些基层党员干部始终保持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梦想。

在电视剧中，吴小蒿原本在隔城区政协文史委工作，她通过乡镇干部遴选考试，考取柞坡镇副镇长。她工作报到第一天竟然忘记女儿（点点）的存在，把女儿忘在车里，差点酿成大祸。随后，石屋村的异地变迁、安澜村的小冷库爆炸、平湖村的移风易俗等一桩桩与百姓息息相关工作的推进，把没有工作经验的副镇长历练成乡镇干部的楷模。贺丰收作为经验丰富的乡镇基层干部代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工作强人”。工作中，他作为一镇之长，面对人情与原则之间的矛盾，也曾郁闷难解；生活中，他作为单亲爸爸，面对青春叛逆期的儿子（贺铮）束手无策。一正一副，组成风格迥异的“乡村振兴”的工作搭档，一路过关斩将，同心协力，带领百姓走向脱贫之路。

## 小人物反映大时代

人物是电视剧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载体。电视剧中人物性格的彰显、人物情感的交融以及人物命运的走势是表现作品主旨的内在肌理。电视剧《经山历海》从小处着手，以小人物、大主题、大情怀为创作理念，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叙事手法推进剧情发展，节奏张弛有度，时空纵横交错，展现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行业兴衰、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在电视剧《经山历海》中，年轻知识女性吴小蒿，在百姓眼中她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在父母眼中她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丈夫眼中她是娇气可爱的妻子，在孩子眼中她是温柔善良的妈妈；在同事眼中她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乡镇领导。正是这样一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基层党员干部扛起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时代大旗，体现出基层党员干部的使命与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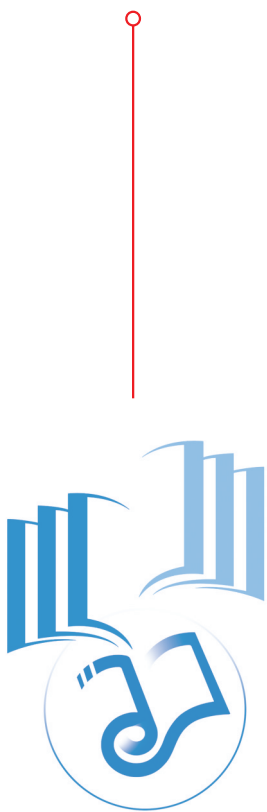
小人物连接大事件，小事件彰显大主题。在电视剧《经山历海》中，剧情围绕“山”与“海”展开交互叙事。在地理空间层面，“山”和“海”指的是高山与大海。在现实生活层面，“山”和“海”指的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山”代表着经济相对落后的石屋村，“海”代表着经济相对富裕的安澜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无论是落后的石屋村，还是富裕的安澜村，都将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时代考验。石屋村从“异地搬迁项目”到“种植金银花项目”，安澜村从“小码头养殖项目”到“海洋牧场项目”。这些惠民项目的实施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吴小蒿、贺丰收、周斌、慕平川、刘贤达等柞坡镇基层党员干部把百姓内心向往的美好生活作为工作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大情怀的驱使之下，柞坡镇百姓最终走上幸福之路。

## 小故事反映大情怀

电视剧《经山历海》通过“小故事、正能量、大情怀”的创新表达，将当下中国新农村的真实面貌与基层党员干部的真实生活展现在电视荧屏之上，将真实生活中的基层党员干部融入情感叙事之中，讲述基层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进而彰显故事背后的时代情怀。在电视剧《经山历海》中，我们除了看到吴小蒿与贺丰收两位主人公的变化与成长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带病工作的党委书记周斌，他临终前还依然牵挂着柞坡镇的百姓，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代表安澜村村支书慕平川，为了落实“碧海行动”，同意炸毁小码头的故事；倔强耿直又爱面子的石屋村村书记刘贤达，动员全村村民义务照顾“傻聪”的故事；石屋村80多岁的老党员花鼓爷爷爷，为了传承石屋村的红色基因，用实际行动保护着“柞树”的故事。正是这一位位尽职尽责的基层党员干部，一件件感人的故事，记录下基层队伍工作的实干历程，让观众进一步感受到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映射出基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情怀。经历山海方春暖，守得云开见明月。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经山历海》将镜头聚焦基层党员干部，记录乡村振兴中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在转型发展时期的巨大变化。谱写出一曲基层党员干部的奋斗之歌，描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生活图景。概而言之，该剧是一部新时代情境气象、新时代精神气韵、新时代人物气质的精品力作。



（本文图片为电视剧《经山历海》剧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剌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刺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冰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本土诗人，出版有《白鬃马》《草原的高度》两部诗集，作品素以风骨峭峻、气概劲锐著称。刚刚捧读到他的组诗《秋分辞》，是其一年多来扎实沉淀推出的最新力作。我从中发现了一个震撼、两个惊喜。

一个震撼是：13首短诗有机链接，吹奏出一曲铜管抒情长号式的多彩咏叹，两个惊喜是：我透视和见证到了一次诗境玉化的历程和光芒，体悟到了一位诗人温暖照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交融的大家情怀。

细细品味，德国著名长号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塞巴斯·鲍德特的《著名咏叹调》，在心底激荡回旋。长号的明亮恢弘与深沉婉转，在钢琴不倦的流水和月光声的陪伴下，像深秋的长风和苏醒的火山，浪涌般溢出心灵，升起、落下，落下、升起。

我惊讶于这正是一个如抒情长号咏叹调般近乎完美的组诗结构，我惊喜于我的目光如凝聚的光，穿透组诗的内蕴空间，发现了诗中深情演绎的人生诗境跌宕起伏、一帧帧玉化的神奇历程和内蕴光芒。

轻如一粒浮尘，在喧嚣的时空  
随意飘浮

纵然如此  
四季的轮回，总会从大地  
或天空，发出深沉或浩缈的歌唱  
你可以是一粒尘，但你  
无法阻止卑微的翅膀  
伴随着岁月的荣枯和来去同频  
震颤  
今夜，我看见你的眼角  
流下一滴泪  
是白之露，抑或露之白

时维九月，白露践约。次中音长号声庄严响起，穿越时空，渐入低音的凝重。开篇第一首《白之露，抑或露之白》，开启了全诗咏叹的序幕。在空灵唯美的调子中，一粒浮尘，震颤着，化作了心灵中凝结的一滴白露。诗境玉化的情节由此壮阔展开。

接着，铜管加长了呼吸，诗境蒙太奇的视觉冲击相继涌来。钢琴的激流也渐涌渐近，玉化过程遇到了险阻，戏剧性的情节一幕幕动人展开。

首先出现了两匹骏马，一匹漆黑，一匹雪白，如两束快闪的华彩，但，凝脂的皮肤上划出一道长长的伤痕，那一往无前的奔腾心动，化作了马头琴弦上绝尘的喧滞。好在有马头琴声传来，动人的长调，依在，让两匹马和躲在暗处的野生小动物同时竖起耳朵。这两匹骏马的心路，分明就是诗境艰难玉化历程的精妙写照。在这里，现实主义的情怀得到绚丽彰显，夜光下、寒风中，两匹如玉的骏马成为顽强的精神坐标。

随之，乌云密布，压垂了夜幕/天边正酝酿一件大事，在诗人的灵视中，玉化的诗境再次笼罩不测，而，久旱不雨的茫茫原野，却期待雷炸响的耳鼓，比一阵轻风更急迫。但最终，暴风雨竟然，无声无息败退了。回想着瞬间即逝的闪电，诗人发出了质问：黑暗中，是谁割断了闪电的喉咙。这质问何尝不是诗人心底的闪电。

《秋分辞》作为主题诗的出现，标志着诗境玉化在经历“伤痕”和“乌云”夜幕之后的初步实现。铜管奏出兴奋明亮的岩浆般的激情，诗人在欣喜之时，不忘揭示“泥土的果实喂饱了所有饥渴的嘴唇/白云的纱巾抚慰着所有依然在途中漂泊的身影”的深厚情怀。此时此刻，在“秋分”面前，诗人静静沉浸在心灵获得自由后的“时光之美”中，心灵比任何时候都阳光自由。这“时光之美”不恰恰是诗境玉化的完美境界吗！

到这里，咏叹调式的三层结构似乎已经完成，但诗人显然并未尽兴，而是转身回望，让乐曲再次回旋起来。低音的铜管乐声潜入心灵，如往事絮语的潮水，一浪浪闪回来。《五月纪事》，一段刻骨的心灵记忆的回放，抑或巧妙点明了诗境玉化的真正诱因：《深秋的黑胶唱片》，是一场挥之不去敲打心扉的细雨，和内心珍藏

的无数次回忆的漫步；夜色，有无数重

》，展现了诗境玉化前夜审美的“挑剔”心情。至此，镜头一转，诗情的场景又陡然移移至飞雪的北部小城，华彩的亮色调高了温度，一首《阿尔山·繁华落尽的人间烟火》，使诗境在漫长夜中回归于“一家人围炉夜烤的生活”，脚步也重新变得从容而淡定。这“人间烟火”的从容生活，恰如玉石品性的洁净至美，令人着迷神往！

令人着迷神往的更是诗人心灵与精神的玉化。于是又有了《“寒冷”点燃我内心的火焰》，这显然也是一首主打诗。铜管纯粹的金属之声如心灵的火焰，傲然划过长空，那白色的焰火/源于骨骼深处的洁白，白色的焰火，从生命深处点燃，体温恰恰是在此时骤然上升，玉化的诗境有了密实洁白的钙质的底蕴，同时浸润了幼时家乡“老窑洞及石头墙”乡情的体温，玉化历程在多重回忆的浸润中，有了美玉“包裹”的情缘和温度。

正当玉化的历程圆满完成、淡定的心情悠然弥漫之际，不测险情再次降临。钢琴声戛然而止，亮丽的长号声陡然中断，一次《透明的伏击》防不胜防，透明的玉质遭遇到“道貌岸然”的“透明对你的一次最完美的伏击”。

至此，诗人“玉梦重醒”，玉化仅仅是玉化本身，在现实中的所有事物都需要“迂回”，透明之玉的诞生也不例外，而例外的只有“岁月”。在岁月的咏叹调中，每一个人仿佛就是如蝉的一生，也是如玉的一生，抑或蝉本身就是一块会歌唱的玉，玉本身就是一枚透光的蝉，不为飞翔，只为“化作对光明的歌唱”。

当我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  
一想到泥土中的蝉蛹  
浑身又重新充满不竭的动力

高光亮起，一场盛大的心灵之旅的咏叹调，一次惊心动魄的诗境玉化历程，在清澈透亮持久的铜管乐声中，在阳光下蝉鸣的合唱声里，圆满落下了重重的大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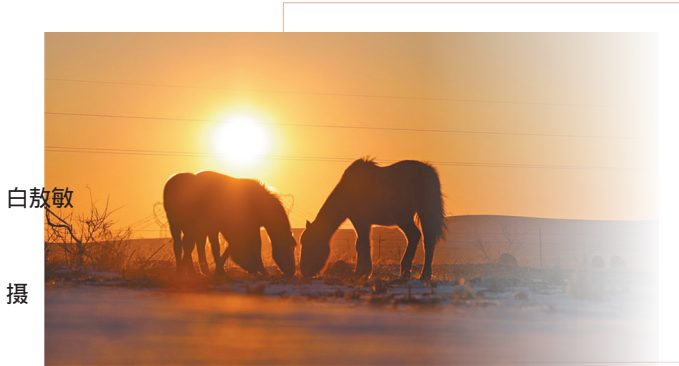
其实，每个诗人自身的“修炼”，都会经历长期玉化的过程，玉化程度决定了诗作的品质。冰风是新时代内蒙古走向全国的诗人之一，他在创作中对内蒙古特质的挖掘和揭示历来犀利深刻，这一次的深情咏叹，再次实现了其诗情燃烧与演化的升华。

我以为，新时代诗坛应有如下的思考：一是新诗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未来。有识之士一直有深入展开新诗未来走向探讨的意愿。强劲的主流认识和精品力作的推出，需要更多主流平台、实力阵容的鲜明支撑。

二是怎样树立更多的典型和榜样，怎样推动学术批评的复兴，从而有效引导创作方向，实现诗坛“不断代”的大计，这是弘扬诗坛、诗人、诗作真正玉样品质的长久关键点所在。

这组诗也有可以尽最大努力去完善的地方：如，根据音乐意识和感觉的引领，可再做些节奏微调，让组诗更加凸显旋律荡漾和回响上的完美。

感谢诗人冰风，因了你，此刻内心有诗如玉，有玉如歌。玉的光芒、温度和美好的夜色、乡情、生活、诗意，在长号明亮浑厚的浪涛声中，一起同频闪烁、幸福映照。



白敖敏

摄

# 别让游戏改编电影成为烂片代名词

◎周慧虹

波德莱尔在《哲学的艺术》中认为：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某种程度上，电影之于游戏，正自表现出这样的“侵犯”态势。

近些年来，影游融合的电影创作模式渐趋流行，从国内《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微微一笑很倾城》《真·三国无双》，到国外《生化危机》《古墓丽影》《头号玩家》等等，基于游戏IP改编的影片相继亮相，带给观众有别于以往传统电影的观赏体验。

不可否认，游戏是互联网时代传播效果强大、传播范围广泛的娱乐工具，也是具有极大经济效益与盈利空间的文化产品。此种形势下，电影创作向其借力，积极走影游融合发展之路，既可以蹭IP热点，减少宣传营销成本，同时，又能够丰富自身的素材来源，以此巧妙规避好剧本缺乏给电影创作形成的掣肘。

不过，影游融合也是一把双刃剑，相关电影创作者若是拿捏失度，则可能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就拿今年“五一”档由同名经典游戏改编的影片《真·三国无双》来说，其演员阵容可谓“星光灿烂”，上映档期倒也赶趟，然而结果事与愿违。豆瓣得分区区4.4分，票房收入仅仅1000余万元，与此同时，在豆瓣评论区中也充斥着类似“一部根据历史改编的小说改编的游戏改编的电影，毫无悬念的烂片”这样的讽刺评论。

尽管，游戏改编的影片中，并非所有都像《真·三国无双》这样陷于折戟沉沙境地，不过，能够很好地赢得观众认同，一跃而成为票房“黑马”的影片，似乎也不怎么多见。或许，对于一些影迷而言，游戏改编电影这种商业类型，有成为“烂片”代名词的危险。若真如此，那可不利于电影行业的创新与可

持续发展。

电影是视听的盛宴，可视听盛宴的外壳下终究得要有电影艺术的革新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最好有一个能打动人的故事引发观众共情与共鸣。在此意义上，对于游戏改编的电影，仅凭刻意营造的视听奇观，毕竟无法掩盖故事内容的平庸与尴尬。而事实上，由于影游融合趋势在我国出现时间较短，相关电影创作人员的经验积累尚欠丰富，以至于一些游戏改编的影片“炫技”有余，“故事”的内核不足。也可以说，拿来主义“有余，创新创效能力不足”。

相比之下，国外相对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斯皮尔伯格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影片《头号玩家》，虽然确实讲述了一个关于电子游戏的故事，影片的叙事结构被清晰地分割为3场不同类型的游戏挑战，却有意识地在电影的形式层面排除了任何可能具有“游戏性”的视觉语言，比如始终避免使用游戏角色的“第一人称”视点镜头。像这样注重将游戏与电影较好地“融”起来，而不只是简单“合”在一起的处理方法，国内电影创作者若想学会创造性地“再现”游戏，则不妨从中仔细琢磨，举一反三。

事实上，影游融合不只体现在以游戏内容为传统电影所用，基于电子游戏本身的可交互性，游戏改编的电影还可在呈现方式上付诸探索与实践。那种由观众选择剧情走向的“互动电影”，有别于单向传播媒介的传统电影，一定程度上倒是契合游戏的参与特性，或许不失为影游融合的可行探寻趋势。

